

沙棘树下

张文恒

这个院子里的,伴随着一茬茬官兵成长,历经近 60 年的寒风冻雨和狂沙肆虐,才有今天的崭新姿颜。

因为沙棘树生长速度慢,它与同期栽下的白杨树层级分布明显,形态迥异。营区显要位置的一排排白杨树高大挺拔、直插云霄,树皮斑驳而坚硬,移目而去,仿佛能让人看到时光的笔直与生命的葱茏。处在角落里的沙棘树也不甘示弱,它们的叶片错落有致,枝干深扎大地,那姿势,是一种承诺,是对土地、对天空、对时光的承诺。它们昂首挺胸,在风中招摇,新叶老叶如绿云般喷薄而出,将阳光遮蔽得严严实实,伴随着远处吹来的风,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沙棘树叶发出松涛般的低吟,这是高原清爽的吟唱,这是隆子人民谦逊的呼唤。此时,正是沙棘挂果时节,只见枝叶扶疏间果实累累,虽是半青半黄,却将枝头压得低眉垂眼,这不是简单的枝叶间挂果,而是生命的丰盈和季节的慷慨。

当然,比起隆子县“世界最大人工种植连片沙棘”的生态奇迹,这 10 余棵沙棘树可以说微不足道。可是,在这海拔 3800 多米的的地方,它们展现的却是“战天斗地,默默奉献”的精气神。

人与物同,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们何尝不是如此? 在寒风刺骨的边防线上,他们刚毅坚定,用勇敢与智慧书写着对祖国的无限挚爱。

即使岁月已逝,不同地域的官兵先后退出现役,但沙棘树陪伴他们的情谊越发深厚。“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我发现沙棘树越来越有吸引力。”16 年军龄的老兵锡锡兵深有感触。

这里的沙棘虽不像隆子河谷的连片沙棘林那样生机盎然、满目青翠,但官兵们却格外珍爱,一茬接着一茬呵护,一代接着一代照看。为了更好地保护沙棘这个在隆子人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支柱,人武部官兵自筹资金,为沙棘树修建护栏,他们用混凝土砌围栏将一棵棵沙棘树维护起来。用行动,更多的是用情怀去感悟沙棘的坚韧与美丽,用无言的约定去感激大自然的馈赠与陪伴。

每一种植物,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似乎有围栏护着,沙棘树长势更加喜人。

营区里,沙棘树笔直挺拔,犹如边关的守护者,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每当暑期来临,家属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隆子,他们最好的去处就是沙棘树下,有的夫妻手牵手

闲庭信步;有的领着小孩在沙棘树下上网课;有的在沙棘树下嬉笑打闹。清风徐来,裹挟着沙棘的清香,人们漫游在快乐的时光里。沙棘蓬松的树冠与云朵相映成趣,似乎直通天际,生命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这天,就在沙棘树下,遇到一位刚来队的军嫂,她满怀激情地说:“高原的风,是天空的呼吸,它掠过耳畔,带走了所有琐碎的杂音,只留下辽阔的心跳。高原的云朵在这里不是点缀,它们是流动的画笔,在湛蓝的天空下,描绘着瞬息万变的史诗。隆子的沙棘树,是绿色和希望,更是向往,夜夜诉说着无尽的牵挂。”

在西藏,每一处风景都如诗如画,延绵的雪山、广阔的草原、众多的湖泊交相辉映,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隆子县人武部的沙棘树,饱经风霜,历经磨难,它们熬过无数个夜晚,只为给人们带来一片新绿。在沙棘树下,掩藏着无数深邃的秘密和温柔的遐想,这里有人武部官兵的成长记录、有专武干部的专攻训练、有民兵的摔打磨炼,也有许多甜蜜的爱情故事……

再过两个月,隆子又会飘着寒冷的雪花,远方的战友不要牵挂,风雪再大,陪伴也会在沙棘树下。

紫叶线

相约天上阿里

扎西达瓦

走遍许多的山川河流
听过许多的四海情歌
让人梦绕魂牵的仍是你
冈仁波齐的雪意,融化成一条不竭之源
让孤寒的天际,有了流水与人间烟火
让漫天的星辰,奏响时光与生命乐章
让蹉跎的岁月,叙说奇幻与鲜活的故事

我想把最美最美的祝愿
化作一条绚丽的彩绸
让它飘进你的梦里
聆听我的万千祝福

我想把最美最美的歌声
化作一只多情的信鸽
让它飞落在你的怀里
聆听我的万语千言

云彩是我的告白,深情的告白
风儿是我的呼唤,深情的呼唤
酒樽里盛满情和意
只为与你,相约在
离天最近最美的地方——天上阿里

失车菊

彭根成

在风遗忘的山坡上
你举起一簇蓝焰
像碎掉的天空
被泥土轻轻接住

不必等谁的目光
你已把寂静
开成细密的牙齿
咬住黄昏的衣角

露珠是未寄出的文字
在瓣间微微发颤
而你,只向根须
低语地下的暗流

当镰刀掠过季节
你弯下腰
把名字
还给沉默的泥土

转眼间入藏工作已一年。也许这一年是生活在地球“第三极”,也许这一年工作履历有了新收获,也许这一年身体经受住了 4500 米海拔的极限挑战,也许这一年对此生有了新的感悟,也许这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积攒了太多感动,由此也最为深刻地体味着人生的阅历和意义。

常常与朋友开玩笑说起援藏缘起,“如果没有组织安排,也许这辈子都难有机会到西藏”。当经历了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大庆,真切地感受到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从身体在去年今日走出机舱时头戴“紧箍咒”,呼吸急促的不适,到冬休期间有了尽快返藏工作的冲动,对高原的眷恋,对藏北的向往,不知不觉已经在心底慢慢扎根。

如果说要总结这一年最大的收获,那一定是在慢下来中的沉淀,静下来中的思考,也不禁重新拾起了自己曾经感悟的人生意义——“觉醒、传承、超越”。经过了高原的打磨,这“三要”如今变得更加真切和清晰。

“觉醒”即人需要从兽性到人性的觉醒,个体人性到社会人性的觉醒,人只有真正从内心自发两次觉醒后,方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各自的角色使命。

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就是从“小我为人”到“新我为藏”到“无我为公”。在辽阔苍茫的藏北草原上,看到当地千部群众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模样,感受到藏族同胞和干部群众真挚的问候、微笑和默默支持,我就慢慢明白,援藏需要真正把根扎下来,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才得得起组织的信任,对得起这片土地的接纳,这应是“觉醒”带给我最直白的答案。

“传承”即人需要完成族群繁衍的传承,以及“文明”传承,如果精炼概括读书人的传承使命,莫过于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援藏工作的精髓便是传承,这不

仅有“援藏精神”的传承,更有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的三年援藏工作、五年援藏规划的传承。那曲市作为藏北高原门户,虽被人们称为“苦寒之地”,但一直是青藏高原千年沧桑变化的见证地。作为对口支援那曲市的省份,30 多年来,辽宁助力并见证了藏北羌塘的发展变化,“辽那情深”烙印在每一批援藏干部人才离别时的热泪中,烙印在每一个援藏项目和“三交”活动中,烙印在每一次医疗救助后藏族同胞无限感恩的眼神中,烙印在每个孩子与援藏教师深刻的情谊中……

“超越”即无论是从身体成长还是认知成长都需要不断超越自我,如果从终极意义上讲,更需要超越生死。

这一年,我和我的队友们已适应了海拔 4500 米的工作环境,实现了身上的自我超越。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要牢记嘱托和使命,绝不辜负组织重托和家人期盼,在藏北能够“遇见更高的自己”,实现事业上的超越,践行好“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的诺言。

是啊!“辽那情深”;是啊!“山海同心”。

攀登上 4000 多米的高原,跨越 4000 多公里的山河,但见广袤青藏高原的大美河山,但见中华民族一家亲、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疆域,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之伟大、中华民族之伟大、中华民族璀璨文明之伟大!

我愿将雪域高原深蓝的天、碧绿的湖、洁白的云、青青的草、黧黑的牦牛,长江源的晶莹水滴,大江大河的拍岸惊涛,藏族同胞们的纯真笑脸……统统揽之入怀,永远铭记心中,用毕生深深眷恋!

我愿化作一粒微尘融入雪域高原,抑或是珠穆朗玛的一片雪花,冈仁波齐的一块石头,纳木错的一滴湖水,普若岗日的一块冰凌……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亲历者,援藏精神的传承者,见证并感恩这一伟大时代。

我将“新我”献高原,此生已无憾。

辽源

我将『新我』献高原



▲摄影作品《山川》,作者张成林。

一川飞雪漫卷 自有玫瑰灼灼

——评陈跃军散文集《飞舞的雪花》

杨自莹

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沐风砺雪、有温度、有风骨的人物所打动,从而深陷他的文字之中不能自拔。

就在这不能自拔的文字之中,就在读者迷蒙的泪花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的标题“飞舞的雪花”太恰如其分了。试想,当一个个像作者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人物,和作者甘苦与共乃至生离死别时,他怎能不悲从中来,涕泗横流。所以说,“飞舞的雪花”就是飞舞的泪花,这是题目的隐喻性,也是全书的情感基调所在。“飞舞的雪花”也是飞舞的人影,一个个人物在作者眼前恍惚短暂地飞舞而又消失,这是题目的象征性。当然,书名的意义远非如此。雪域飞雪构成全书鲜明的藏地标识,同时,严酷高寒的生存境遇令高原儿女历经生活磨难,苍茫雪景映衬人世辛酸,烘托人物命运的悲凉,赋予标题厚重深沉的悲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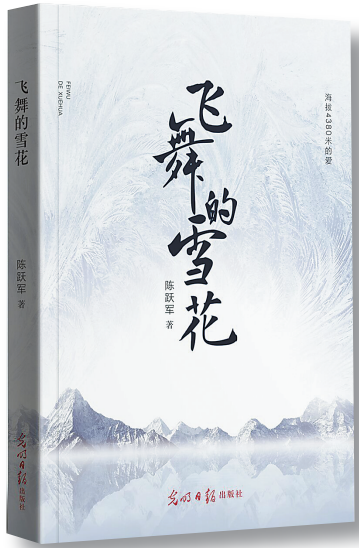
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是这本书最鲜明的思想内核。全书以雪域风雪为底色,既书写藏族群众扎根高原、守护故土的乡土深情,又书写援藏干部、边疆军人、当代学子奔赴雪域,奉献青春的报国心志。作者将个人情爱悲欢、人生坎坷磨难,尽数汇入西藏变迁发展的洪流,小我情怀与家国大义融于一体,勾勒出一幅恢宏动人的雪域长卷。

如《哭泣的父爱》一文,记叙了干部高钢铁的故事。高钢铁大学毕业后远赴西藏工作,常年扎根边疆。他的

女儿自幼身患重病而他却不能陪伴。在仕途考试的关键阶段,他毅然放弃晋升机会,赶回陪伴女儿度过最后时光。文章赞颂了父亲隐忍深沉的父爱,也赞美了干部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奉献的家国情怀。《孩子,爸爸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陪你》一文记叙了湖北干部老曹的感人故事。年轻时老曹响应号召来到西藏支援粮食建设,因路途遥远,没能赶回区外送别母亲,后来婚姻破裂,女儿又不幸夭折。为长久陪伴长眠在雪域的女儿,他放弃回乡,选择留守西藏,甘愿终老高原。文章既刻画了隐忍绵长、深沉厚重的父爱,也赞美了老一辈干部扎根边疆、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朴素真切的儿女情长是这本书直击人心的温情内核。苍茫孤寂的雪域之上,远赴边疆的人们彼此扶持相伴,朝夕缔结的真挚情谊,让冰冷的雪域风雪,多了绵长温热的人间烟火,也让整部散文多了温润动人的人情韵味。如《情人节,来到你的墓前》《昆仑玉是一滴眼泪》《月亮上的卓玛》《天堂来客》等文,抒写了男女之间含蓄内敛、纯粹干净,重在精神相知,不带世俗功利的情愫。但作者不只写男女相思,更写出平凡人在孤寂高原上,彼此慰藉、互相温暖的人性光辉。

《飞舞的雪花》全书大部分篇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陈跃军在藏工作生活近 30 年,他早已和西藏、和本地干部



读完陈跃军的散文集《飞舞的雪花》,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说实话,我一边阅读一边流泪。我甚至觉得,泪水也是轻浅的,不足以表达我对于一个人的敬重,对于“老西藏”这群人的敬重,对于雪域高原这一方土地的敬重。

文学源于世间滚浪细碎的感动,始于心底骤然翻涌的触动。山川苦寒,信仰赤诚,苦难与温柔相撞,便生出落笔的力量。陈跃军正是被一个个心系家园、情醉高原甚至是献身边疆的人物所触动,而我们也正是被他笔下一个个